



第九十四期 · 2019年7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聞 思 修

青楓：我在五十年前，「文青」的年代，有同事問曰：「如何才可以把文章寫好？」當年我思考了一陣子，然後答曰：「以我自己的經驗看，要寫好文章最重要是『三多』：——多看、多想、多寫。看而不思，思而不寫，不多練習，又如何可以把文章寫好？這五十年來，我亦一直堅持自己定下的這「守則」。請問大和尚：佛經裏有沒有類似說法？

修智：有。這令我想起「聞、思、修」三慧。不過，「聞、思、修」也不僅表面的多看、多想、多寫（修），它有較深層次意思。「聞」是包括了見、聞、覺、知

這四項的，不僅僅是表面的「聞」，且須要觀察、反省，比對，思惟，然後講實踐。比對什麼呢？善與非善，都得有一個比對。有些人依他人所說，而「照單全收」。對方講的很中聽，則滿懷歡喜；倘對方講些不中聽的，便渾身不舒服，甚至所謂「直斥其非」，這無異於被人耍猴子戲。我們每天見到老人、病人、乃至亡人，我們何曾反省自己亦有老、病，乃至死亡！應該將時間用得其所，修福修慧。且摘錄《佛說閻羅王五天使者經》一段內容作參考！

閻王復問曰：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男

敬贈

佛誕期間，我們辦了一個「佛道行書畫展」，為期一個月，邀請了廿餘位書畫朋友參與。

其中，以抄經見著的書法家揭建章先生，展出了兩幅經文書法，其清麗脫俗，一派清淨的書寫，很受參觀者歡迎。另一位具同樣特質的黃日榮先生，他以極其平靜的心境抄經文，那「蠅頭小楷」寫得那樣「淨」，更教人嘖嘖稱奇。可見，抄經實實在在是很好的修行。

在書畫展覽結束的那天，揭建章還特地把最近抄寫印製的《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敬贈與本寺住持修智大和尚。





「吉祥卧」之吉祥

看到一幅「上海玉佛寺之白玉卧佛」圖，這白玉雕造固然很有價值，而更重要的，還是看到這卧佛像的一派從容、自在，那份閒適直教我們聯想到：「世間紛紛亂，一些閒氣爭來做什麼！」

那就是放下自在了！可偏偏有些鎮日經不離口者，依然「心有不甘」地憋一肚子的「無謂」。

「吉祥卧」，我們也不妨稱為「吉祥睡」。原來這樣右側睡姿之所以被稱為吉祥，它本身便有一定的生理道理。從人體內的結構來說，右側而卧（或睡），是可以使我們呼吸暢通，心臟不受壓，大腦也得到充分的氧氣，這不就是健康長壽的吉祥麼！

女婦人疾病者軀體苦痛，坐起不安，命近憂促，眾醫不能復治？人言：有是。王曰：汝謂可得不病耶？人生既老，法皆當病，曼身強健當勉為善，奉行經戒端身口意，奈何自放恣？人言：愚闇故耳。王曰：汝自以愚癡作惡，非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以不樂故止乎？今當受之。是為閻王正教現第三天使。

青楓：哦！這經文是警惕我們：對外間發生的事物，必須有所觀察反省！同時它更指出，所謂「通告」，不是什麼「白紙黑字」的向我們發出這才叫通告，而是指我們對周遭事物要多加觀察，得好好地思考，才付之實踐。

修智：對，觀察之後，要有所反省、比對、思考，實踐。「聞」不只是耳聞，亦包含觀察、感受、體會和理解的。

菩薩見到眾生之苦海，遂發願：「希望眾生能離苦得樂！」這是利他之下的聞思修，不僅是為自己，也得為他人。佛經內把聞思修稱為三慧，是有道理的。

青楓：正是這樣，是從一個較高層次去看所謂『三多』。我們從一般層面上，只說多聞、多思以及多修是可以的，是可以改變與改善我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以致體

會、磨練（修），但正如大和尚說的，是應該在層面上有所提升，特別是你談到利他這方面，在我原有的「多看、多想、多寫」裏，是沒這方面的說法，這「三多」祇是個人方面的修養，對於他人，對於眾生，我們的確需要有進一步的思考。

修智：我們平時聽到的、見到的、感受到的，就必須加以思考。善的，則必須學習、吸收，加強；不是善的，我們必須加以防範。這才是聞思修三慧可受用之處，不應該狹窄地作表面化的理解。《六祖壇經》有不少在這方面的印証，惠能大師也經常強調人間佛教的，行菩薩道，用現代話說，須要「貼地」。惠能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不就是說得很清楚嗎？——離開人世間，何處覓菩提！

青楓：是呀，我經常看《六祖壇經》，也從中了解到人間佛教的問題。倘若我們離開這個實際環境去講佛法，很容易會變得「空談」，亦即是脫離實際。任何事物都是隨着環境而不斷地有所發展，從來都不會是一成不變的。我個人認為，佛法的學習，必須與日常生活融滙貫通，才不會「離地」。

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於初夜分，舉身放光。其光金色，繞祇陀園周遍七匝。照須達舍，亦作金色。有金色光，猶如段雲，遍舍衛國，處處皆雨金色蓮花。其光明中，有無量百千諸大化佛，皆唱是言：今於此中有千菩薩，最初成佛名拘留孫，最後成佛名目犍連。說是語已。

尊者阿若憍陳如即從禪起，與其眷屬二百五十人俱；尊者摩訶迦葉與其眷屬二百五十人俱；尊者大目犍連與其眷屬二百五十人俱；尊者舍利弗與其眷屬二百五十人俱；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其眷屬千比丘尼俱；須達長者與三千優婆塞俱；毘舍佉母與二千優婆夷俱。復有菩薩摩訶薩名跋陀婆羅，與其眷屬十六菩薩俱；文殊師利法王子與其眷屬五百菩薩俱。天龍夜叉乾闥婆等一切大眾，觀佛光明，皆悉雲集。

爾時世尊出廣長舌相，放千光明。一一光明，各有千色。一一色中，有無量化佛。是諸化佛，異口同音，皆說清淨諸大菩薩甚深不可思議諸陀羅尼法。所謂阿難陀目佉陀羅尼、空慧陀羅尼、無礙性陀羅尼、大解脫無相陀羅尼。

爾時，世尊以一音聲，說百億陀羅尼門。說此陀羅尼已，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曰彌勒，聞佛所說，應時即得百萬億陀羅尼門，即從座起，整衣服，叉手合掌，住立佛前。

爾時優波離亦從座起，頭面作禮，而白佛言：世尊！世尊往昔於毘尼中及諸經藏說「阿逸多次當作佛」，此阿逸多具凡夫身，未斷諸漏，此人命終，當生何處？其人今者，雖復出家，不修禪定，不斷煩惱，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人命終生何國土？

佛告優波離：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來應正遍知，今於此眾說彌勒菩薩摩訶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此人從今十二年後命終，必得往生兜率陀天上。爾時，兜率陀天上，有五百萬億天

子，一一天子皆修甚深檀波羅蜜，為供養一生補處菩薩故。以天福力造作宮殿，各各脫身栴檀摩尼寶冠，長跪合掌，發是願言：我今持此無價寶珠及以天冠，為供養大心眾生故，此人來世不久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於彼佛莊嚴國界得受記者，令我寶冠化成供具。如是諸天子等各各長跪，發弘誓願，亦復如是。

時，諸天子作是願已，是諸寶冠化作五百萬億寶宮，一一寶宮有七重垣，一一垣七寶所成，一一寶出五百億光明，一一光明中有五百億蓮花，一一蓮花化作五百億七寶行樹，一一樹葉有五百億寶色，一一寶色有五百億閻浮檀金光，一一閻浮檀金光中，出五百億諸天寶女，一一寶女住立樹下，執百億寶無數瓔珞，出妙音樂，時樂音中演說不退轉地法輪之行。其樹生果，如頗梨色，一切眾色入頗梨色中。是諸光明，右旋婉轉，流出眾音，眾音演說大慈大悲法，一一垣牆，高六十二由旬、厚十四由旬。五百億龍王圍繞此垣，一一龍王兩五百億七寶行樹，莊嚴垣上。自然有風吹動此樹。樹相振觸，演說苦空無常無我諸波羅蜜。

爾時此宮有一大神，名牢度跋提，即從座起，遍禮十方佛，發弘誓願：若我福德，應為彌勒菩薩造善法堂，令我額上自然出珠。既發願已，額上自然出五百億寶珠，瑠璃頗梨，一切眾色無不具足，如紫紺摩尼，表裏映徹。此摩尼光迴旋空中，化為四十九重微妙寶宮。一一欄楯萬億梵摩尼寶所共合成，諸欄楯間自然化生九億天子、五百億天女。一一天子，手中化生無量億萬七寶蓮花，一一蓮花上有無量億光。其光明中，具諸樂器，如是天樂，不鼓自鳴。此聲出時，諸女自然執眾樂器。競起歌舞。所詠歌音，演說十善、四弘誓願。諸天聞者，皆發無上道心。

時，諸園中有八色瑠璃渠，一一渠有五百億寶珠而用合成。一一渠中有八味水，八色具足。其

水上湧，繞梁棟間。於四門外，化生四花。水出花中，如寶花流。一一花上，有二十四天女，身色微妙，如諸菩薩莊嚴身相。手中自然化五百億寶器，一一器中，天諸甘露自然盈滿。左肩荷佩無量瓔珞，右肩復負無量樂器，如雲住空，從水而出，讚歎菩薩六波羅蜜。若有往生兜率天上，自然得此天女侍御。亦有七寶大師子座，高四由旬，閻浮檀金無量眾寶，以為莊嚴。座四角頭，生四蓮花。一一蓮花，百寶所成，一一寶出百億光明，其光微妙，化為五百億眾寶雜花莊嚴寶帳。

時十方百千梵王，各各持一梵天妙寶，以為寶鈴，懸寶帳上。時，小梵王持天眾寶，以為羅網，彌覆帳上。爾時，百千無數天子天女眷屬，各持寶花，以布座上。是諸蓮花，自然皆出五百億寶女，手執白拂，侍立帳內。持宮四角有四寶柱，一一寶柱，有百千樓閣，梵摩尼珠以為紋絡。時，諸閣間有百千天女，色妙無比，手執樂器，其樂音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諸波羅蜜。如是天宮，有百億萬無量寶色，一一諸女亦同寶色。

爾時，十方無量諸天命終，皆願往生兜率天宮。時，兜率天宮有五大神：

第一大神名曰寶幢，身雨七寶，散宮牆內，一一寶珠化成無量樂器，懸處空中，不鼓自鳴，有無量音，適眾生意。

第二大神名曰花德，身雨眾花，彌覆宮牆，化成花蓋，一一花蓋百千幢幡以為導引。

第三大神名曰香音，身毛孔中，雨出微妙海此岸栴檀香，其香如雲，作百寶色，繞宮七匝。

第四大神名曰喜樂，雨如意珠。一一寶珠，自然住在幢幡之上，顯說無量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及說五戒、無量善法諸波羅蜜，饒益勸助菩提意者。

第五大神名曰正音聲，身諸毛孔流出眾水，一一水上有五百億花，一一花上有二十五玉女，一一玉女身諸毛孔，出一切音聲，勝天魔后所有音

樂。

佛告優波離：此名兜率陀天，十善報應勝妙福處。若我住世一小劫中，廣說一生補處菩薩報應及十善果者，不能窮盡。今為汝等畧而解說。

佛告優波離：若有比丘，及一切大眾，不厭生死，樂生天者、愛敬無上菩提心者、欲為彌勒作弟子者，當作是觀。作是觀者，應持五戒、八齋、具足戒，身心精進，不求斷結，修十善法，一一思惟兜率陀天上妙快樂。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爾時，優波離即從座起，整衣服，頭面作禮，白佛言：世尊！兜率陀天上乃有如是極妙樂事。今此大士，何時於閻浮提沒，生於彼天。

佛告優波離：彌勒先於波羅捺國劫波利村波婆利大婆羅門家生，却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還本生處，結跏趺坐，如入滅定。身紫金色，光明艷赫，如百千日，上至兜率陀天。其身舍利，如鑄金像，不動不搖。身圓光中，有首楞嚴三昧，般若波羅蜜，字義炳然。時，諸人天尋即為起眾寶妙塔，供養舍利。時，兜率陀天七寶臺內，摩尼殿上師子床座，忽然化生於蓮花上，結跏趺坐。身如閻浮檀金色，長十六由旬，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悉具足。頂上肉髻，髮紺瑠璃色，釋迦毘楞伽摩尼，百千萬億甄叔迦寶，以嚴天冠。其天寶冠，有百萬億色，一一色中，有無量百千化佛，諸化菩薩以為侍者。復有他方諸大菩薩，作十八變，隨意自在住天冠中。彌勒眉間有白毫相光，流出眾光作百寶色，三十二相，一一相中，有五百億寶色。一一好中亦有五百億寶色。一一相好艷出八萬四千光明雲。與諸天子各坐花座，晝夜六時，常說不退轉地法輪之行。經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令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處兜率陀天，晝夜恒說此不退轉法輪，度諸天子。閻浮提歲數五十六億萬歲，爾乃下生於閻浮提，如彌勒下生經說。

佛告優波離：是名彌勒菩薩於閻浮提沒，生兜率陀天因緣。

佛滅度後，我諸弟子，若有精勤，修諸功德，威儀不缺，掃塔塗地，以眾名香、妙花供養，行眾三昧，深入正受，讀誦經典，如是等人，應當至心，雖不斷結，如得六通。應當繫念，念佛形像，稱彌勒名。如是等輩，若一念頃受八戒齋，修諸淨業，發弘誓願。命終之後，譬如壯士屈申臂頃，即得往生兜率陀天。於蓮花上結跏趺坐。百千天子作天伎樂，持天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以散其上。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於閻浮提，廣修福業，來生此處，此處名兜率陀天，今此天主名曰彌勒，汝當歸依。應聲即禮，禮已，諦觀眉間白毫相光，即得超越九十億劫生死之罪。是時，菩薩隨其宿緣，為說妙法，令其堅固，不退轉於無上道心。如是等眾生，若淨諸業，行六事法，必定無疑當得生於兜率天上，值遇彌勒，亦隨彌勒下閻浮提，第一闍法。於未來世值遇賢劫一切諸佛，於星宿劫亦得值遇諸佛世尊，於諸佛前受菩提記。

佛告優波離：佛滅度後，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是諸大眾若有得聞彌勒菩薩摩訶薩名者，聞已歡喜，恭敬禮拜。此人命終，如彈指頃即得往生，如前無異。但得聞是彌勒名者，命終亦不墮黑闇處、邊地邪見、諸惡律儀，恒生正見，眷屬成就，不謗三寶。

佛告優波離：若善男子善女人，犯諸禁戒，造眾惡業，聞是菩薩大悲名字，五體投地，誠心懺悔，是諸惡業，速得清淨。未來世中諸眾生等，聞是菩薩大悲名稱，造立形像，香花衣服繒蓋幢幡，禮拜繫念。此人命欲終時，彌勒菩薩放眉間白毫大人相光，與諸天子，雨曼陀羅花，來迎此人。此人須臾即得往生。值遇彌勒，頭面禮敬。未舉頭頃，便得聞法，即於無上道得不退轉。於未來世，得值恆河沙等諸佛如來。

佛告優波離：汝今諦聽！是彌勒菩薩，於未來世，當為眾生，作大歸依處。若有歸依彌勒菩薩者，當知是人於無上道，得不退轉。彌勒菩薩成

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時，如此行人見佛光明，即得授記。

佛告優波離：佛滅度後，四部弟子、天龍、鬼神，若有欲生兜率陀天者，當作是觀，繫念思惟念兜率陀天，持佛禁戒，一日，至七日，思念十善，行十善道。以此功德，迴向願生彌勒前者，當作是觀。作是觀者，若見一天人、見一蓮花，若一念頃，稱彌勒名，此人除却千二百劫生死之罪。但聞彌勒名，合掌恭敬，此人除却五十劫生死之罪。若有敬禮彌勒者，除却百億劫生死之罪。設不生天，未來世中，龍花菩提樹下，亦得值遇，發無上心。

說是語時，無量大眾即從坐起，頂禮佛足，禮彌勒足，繞佛及彌勒菩薩百千匝。未得道者，各發誓願：我等天人八部，今於佛前發誠實誓願，於未來世值遇彌勒，捨此身已，皆得上生兜率陀天。

世尊記曰：汝等及未來世，修福持戒，皆當往生彌勒菩薩前，為彌勒菩薩之所攝受。

佛告優波離：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爾時，尊者阿難即從座起，叉手長跪白佛言：世尊！善哉，世尊！快說彌勒所有功德，亦記未來世，修福眾生，所得果報。我今隨喜，唯然，世尊！此法之要，云何受持？當何名此經？

佛告阿難：汝持佛語，慎勿忘失。為未來世，開生天路，示菩提相，莫斷佛種。此經名《彌勒菩薩般涅槃》，亦名《觀彌勒菩薩生兜率陀天勸發菩提心》，如是受持。

佛說是語時，他方來會十萬菩薩，得首楞嚴三昧。八萬億諸天發菩提心。皆願隨從彌勒下生。

佛說是語時，四部弟子、天龍八部聞佛所說，皆大歡喜，禮佛而退。

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抄經」與「找生活」

我們今天說「抄經」，那是一種修行，藉着這抄寫，不但可以了解佛經內容，也同時藉此而把身心靜下來，這就是很好的修行方式，但在古代，也有一種稱為「寫經生」的，可以說是職業的「抄寫手」，是可以支取工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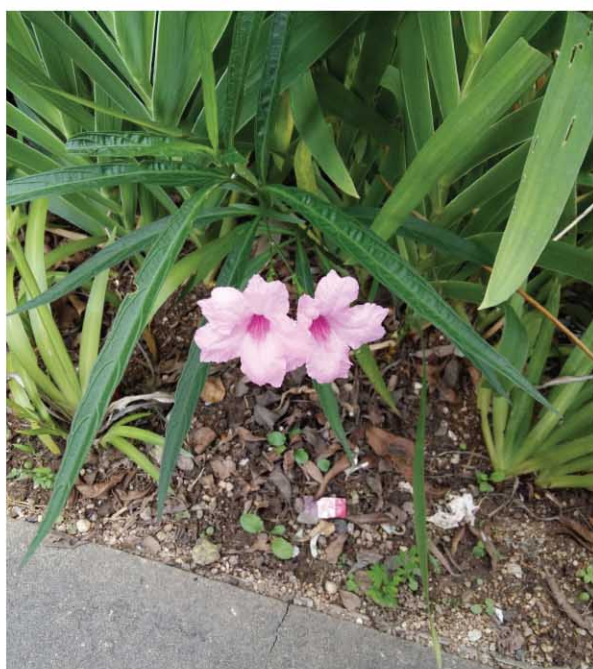
《內明》雜誌第一五七期，有王重民先生的一篇文章——「記敦煌寫本的佛經」，有談及此事。筆者在這裏把有關內容轉述一下，好讓大家在這方面有點認識。作者引述其中一位抄寫人（九一九年張盛友）抄寫的「秦婦吟」後還附上四句詩句，這四詩句便是「抄經找生活」的寫實了——

「今日寫書了，合有五升麥，
當代不可得，還是自身災。」

先解釋一下詞語，所謂「當代」，即是「高賃」。此詩的意思是：

今日寫書完畢，得到五升麥。不要去借高利貸呀，這是引火自焚。」

你看，多有意思的四句話。敦煌石窟裏的壁畫，其內容除了佛經之外，其實也有不少民俗內容的。這就不僅僅是千年的佛教內容，還是可以反映千年前的民間文化生活。



情趣

看花草樹木，在陽光下可感受到那欣欣向榮，有時在霧雨飄飄下看花，又覺得那些花朵帶出一份淒怨！當然，一切都不過是「景隨心轉」。心情如何也影響到對周遭物事的觀感。

日前，看到一個小草地上，在一叢叢的綠葉裏，看到兩朵小花兒並在一起，陽光下，彷彿看到它的笑容。這樣的情趣，已不是「景隨心轉」，而是剛好相反過來。——心隨景轉，看到那像兩小無猜的情趣花朵，心情也好起來了。

「晒」

香港地真是「寸金尺土」到「得人驚」。日前行走在一條街道上，在人來人往、車來車往的狹窄道路上，見到小小的「安全位」擺放上一些「晒太陽」的食材。在塵土、廢氣之下，也盡量爭取空間去「晒」了。這就是「具有香港特色」的環境。我還是揀了一個較「空」的情狀下去拍攝這圖片。





慧遠大師的 三世因果學說

· 蔡惠明 ·

（原刊於1985年4月《內明》第157期）

慧遠大師（三三四—四一六），俗姓賈，雁門樓煩（今山西代縣）人，是我國淨土宗的始祖。他的一生大體上和東晉同始終，是東晉時代繼道安大師後的傑出佛教領袖。他的佛教活動和哲學思想，在我國佛教史和哲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慧遠大師的一生基本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出家前的求學活動。他游學河南洛陽等地，博覽儒家、道家典籍，涉獵甚廣，這對他後來佛教思想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第二階段是跟隨道安大師的二十五年。他出身於士大夫家庭，為尋求真理刻苦鑽研，最後皈依佛教，禮道安大師為師。在接受佛教思想後，他認為「儒教九流，皆粃糠耳」。積極從事佛學研究，並有創新的見解。道安大師稱讚說：「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事實上，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的成就，在許多地方超過乃師。公元三七七年，前秦苻丕攻陷襄陽，慧遠大師就離師經荊州到了江西廬山。第三階段是大師在廬山東林寺創設蓮社，大興淨土宗風，講學三十多年，影響深遠。當時朝廷權貴，文人名士都傾服他的道德學問，書信往來不絕，關係極為密切。由於

當時政治和社會力量的提倡護持，彌陀信仰和淨土思想從此深入人心，至今流傳不衰。

慧遠大師的著作，據「高僧傳·釋慧遠傳」記載有十卷五十多篇。但大都佚失，現存的有「沙門不敬王論」、「明報應論」、「三報論」等論述文五篇，各種序文五篇，書信十四篇，以及一些銘、贊、記、詩等，主要收入在「弘明集」、「廣弘明集」和「出三藏記集」等。

大師在佛教理論上繼承和發展了道安大師的思想，屬於般若學的本無派，着重地發揮了佛教三世因果和輪迴流轉的理論。他從本無說出發，進一步闡述了佛教的最高實體和最高精神修養境界的關係，如在「法性論」說：「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為宗。」就是說，只要認識到「空」的最高實體，也就認識了自己的本性。在「沙門不敬王者論」中，他又寫道：

「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

這是「神不滅論」的理論基礎。他接着：以火

木為喻，來說明形神的關係，在「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神不滅五」中，他說：

「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火窮於一本，謂終期都盡耳！」

在「三報論」中，大師依據「阿毘曇心論」中「若業現法報，次受於生報，後報亦復然，餘則說不定」這句偈，系統地發揮了三世輪迴學說。他寫道：

「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大畧也。」因果報應通三世，從理論上解釋了為什麼在現實生活中，會產生善者遭殃，惡者得福的不合理現象。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

在「明報應論」中，大師指出了產生報應的根源說：「無明為惑網之淵，貪愛為眾累之府，二理俱游，冥為神用，吉凶悔吝，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絕。於是甘寢大夢，昏於同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

對於現實生活中「積善而殃集，兇邪而致慶」的現象，他在「三報論」中解釋說：「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倚伏之契，定在於昔。」今生的禍福不僅有現報，也有生報。今生作的業，

可能有現報，也可能有後報，如果只以一生為限，就無法說通了。因此，大師認為：「如今合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衆塗而駭其異。」

怎樣正確對待呢？在「明報應論」的最後一段，大師歸納說：

「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驗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繫，故能尊賢容衆，恕己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絕。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在「三報論」的結論中，他同樣指出：只有「知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指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匹，宿殃雖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以疏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鏡萬象於無象者也。」

與慧遠大師同時代，受高僧支遁和尚推重的郗超（三三一—三七二），在他的著作「奉法要」一文中曾指出，佛教的業報輪迴說與我國傳統倫理觀念不容混淆。他強調報應是個人的事情，「為善者自獲福果，為惡者自受其殃」，百代通典，哲王御世，猶無淫濫，況乎自然玄應，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錯受，善惡無章？其誣理者，固亦深矣。」說明善人受罪，惡人得福，理所不容。最後他引「泥洹經」所說：「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再次論證佛教的業報輪迴說與家族血緣為基礎的善惡報應的倫理觀念有着本質的不同。雖然郗超的論點是正確的，但還不能系統解釋佛教

三世因果，輪迴流轉的整體概念。因此慧遠大師對佛教因果輪迴學說所作完整的闡述，就更具有重要意義。

又據「高僧傳卷六·慧遠傳」載：

「昔潯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艷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迎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即焚像，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返之，竟不能獲。……迨遠創寺既成，虔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謠矣。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文曰：『……夫像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論，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陽宵勤，仰思悠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

要超脫輪迴，只有「厭離娑婆，欣往極樂」，慧遠大師在廬山東林寺發起結社，建齋立誓，奉行息心忘念，心注西方，勤修念佛法門，作為實現往生淨土的修持方法。一時蓮風普被，彌陀信仰，深入人心，成為後世淨土宗的先導。

值得一提的是：慧遠大師到廬山後，深感江東一帶佛經不全，禪法缺乏，律藏殘缺，於是派弟子法淨、法領等西行求經，取得不少梵本，經大師組織翻譯，毘曇學和禪法的經典，在江南得以廣泛流行，這是大師在佛教史上的又一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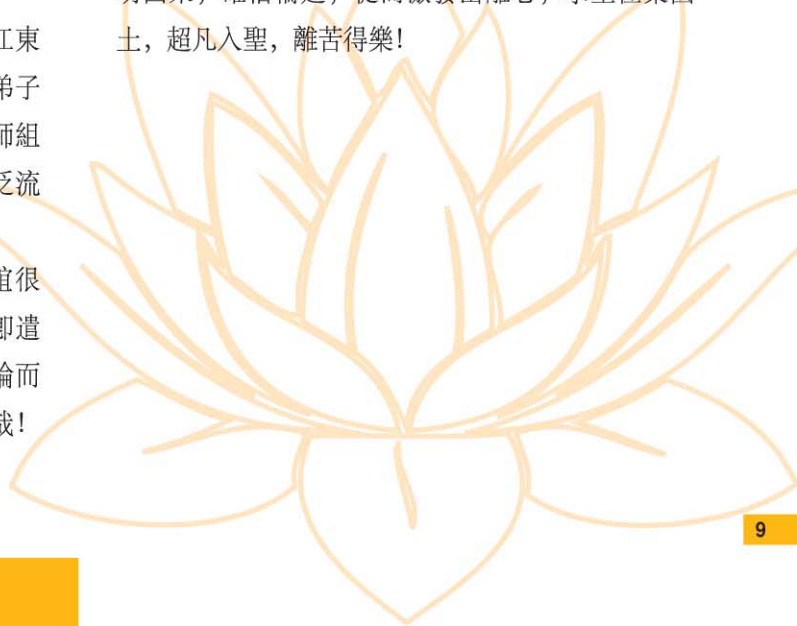
慧遠大師與著名的譯經大師鳩摩羅什情誼很深，見和同解。「本傳」說他「聞羅什入關，即遣書通好」。後大師著「法性論」，鳩摩羅什見論而歎道：「邊國人未有經，便闡與理合，豈不妙哉！

」秦主姚興欽風名德，懇請譯「大智論」。譯好後遣使送給慧遠大師，請為作序，大師答道：「欲令作『大智論』序，以伸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美德！」可見大師虛懷若谷，其名高遠固如此。

慧遠大師駐錫廬山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為界。」「本傳」又載：「晉義熙十二年（四一六年）八月六日，感到困倦。當時「大德耆年，皆稽顙請飲豉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入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踵繼肩隨。遠以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遣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潯陽太守阮侃於山西嶺鑿墳開塚。謝靈運為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於寺門。」

「本傳」還稱大師「善囑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客儀端莊，風采灑落，故圖像於寺，遐邇式瞻。」

慧遠大師的一生，是上求下化，護教弘法的一生，他為佛教事業所作的貢獻不僅永載史冊，而且將永遠為後世佛教徒崇敬與學習。我們一定要深明因果，確信輪迴，從而激發出離心，求生極樂國土，超凡入聖，離苦得樂！



桂林山水「失」天下？



桂林山水，本來可謂山清水秀，是上天的恩賜。

幾十年前，非常嚮往桂林，就因為那一句十分誘惑的言語——

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風光勝桂林。

心頭一直在想：什麼時候到桂林走走看看，一想就是三、四十年了。這期間有三兩次是錯失了機會。

不知是天意弄人還是冥冥中自有安排。終於在上月踏上旅程，在桂林陽朔過了四天三夜。——噢，何以說什麼「天意弄人」？彷彿是話裏有話的。

沒錯，的確是「話裏有話」。如果早在三十年前前往，桂林、陽朔不會像今天的樣子。改革開放之後，對民生肯定是大好事。讓當地民眾生活改善了，也同時在精神領域的自由度上有所釋放！可是，問題也隨之而來，特別是像桂林這樣一個旅遊城市，它重要依賴的是天然美景。如果不能好好地把握運用，這天賜良



銀子岩這溶洞弄到五光十色，好看嗎？「俗氣」而已。



公園山前擺個「財神」入口，這不是叫風景，這是「殺風景」。

源將會在自己的手中失去。

從桂林回來，心有戚戚然。

擔憂些什麼呢？

桂林山水甲天下，會不會變了「桂林山水失天下」？

過去，是樸素的天然美景。為什麼社會上有不少聲音在說保育，要保持清新純樸？就是害怕那種人為的破壞。

桂林風景給人為破壞了嗎？又不能這樣說。它給我的感覺，是一切在朝錢看之下，有些地方變得庸俗，譬如作為重要景點的一個溶洞洞穴，名之為「銀子岩」。一進洞立即感受到那「財氣迫人」的氣氛，不，未進洞已如此，大大的幾個銅錢設計擺在洞前，差點兒沒高唱那首「財神到——」洞內，凡有一點兒空地，也做起小賣部來了，其實，人們行到上氣不接下氣之時，誰有心機去湊這些熱鬧，還不如在這些空地擺上幾張椅子讓遊人歇歇，特別是一些老人家，要辦小賣部，在入口、出口外設店舖已經夠了！

我特地把「銀子岩」作例子，是真的作為例子，它不是個案，而是在整個桂林、陽朔都是這種做買賣的氣氛。我這樣寫出來，不是倒桂林的「米」，而是愛之深「恨」之切，把好好的天賜良景給糟撻掉便大大可惜！不僅是可惜，重要是當地民眾是靠此過日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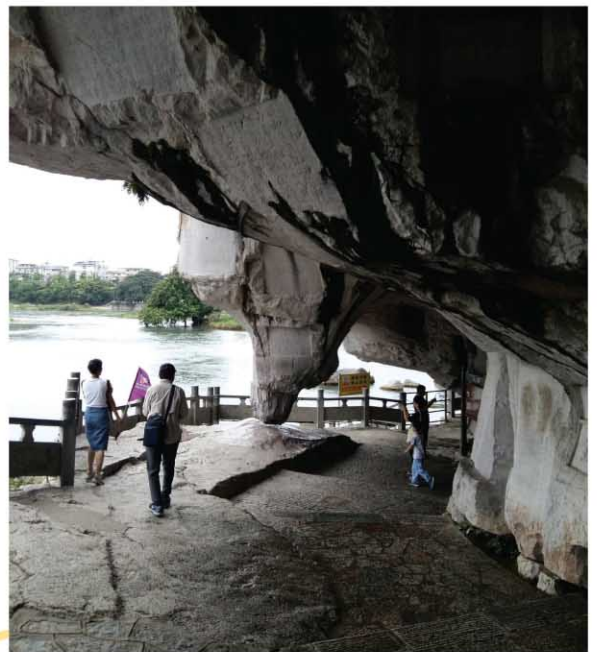
原來，好些旅遊點都是由台灣商人投資經營。一個名為「世外桃源」的景點，也是由台灣人投資的，據說是花五十萬元租用這天然美景之地，然後融入一些人工配搭，搞一個陶淵明的「桃花源」。這構想本來很好，也真的有頭腦，且有文化概念，船隻穿過那山洞，頗有「桃花源記」裏寫的豁然開朗的感覺，可惜一出洞立即失望了，洞口旁是一叢叢的假桃景。幸好，沿途的河流兩岸，還有些真正的民居，這是走進真正的生活去。不知再過幾年，這僅有的一點點文化又被庸俗吞掉？

右圖——

上：遊船河可看象鼻山；

中：漓江旁這伏波山也是遊人必遊的景點。

下：這座塔在疊彩山公園內，雖是近些年才建築的人工景點，尚有可觀。



何謂「三元及第」？

如果好好地規劃，作整體的布局，桂林也好，陽朔也好，除了風景美麗之外，還有不少名勝古迹的。如果有大氣魄地籌劃起來，也可以重振「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美譽。這句「甲天下」的話語不是今天才說的，在一些古代石刻上我們也可看到。雖然在過去人們眼中的「天下」，畢竟仍是「小小的宇宙」。但可以想到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確有特殊的觀想價值。

無論你在桂林市還是坐上三兩個小時車程可抵的陽朔縣，你看到的招牌，十之八九的不是旅店便是食店，可見這確是名副其實的旅遊城市。

有不少名勝可以好好地觀賞，就是一些文化性的、歷史性的，也不失為一個旅遊好去處，印象較深刻的是靖江王府。它是座落獨秀峰前，頗具氣派，這個王府選址也鬧出不少風水故事，聽講解員解說頗有意思。令遊人印象深刻的，我想在靖江王府內看到的「科舉考場」的重演吧！

它是可以讓你參與遊戲的——直入考場內坐在小小一格一格的考室讓你感受感受。這種把文化、歷史、趣味溶為一爐的旅遊活動，其實很不錯的。

我仔細地觀看了一些文字介紹，——啊呀，原來我一直弄錯。

你知道什麼是「三元及第」嗎？我相信很多讀者都像我一樣認為「三元及第」不就是狀元、榜眼、探花嗎？

原來大錯特錯，所謂「三元及第」是指你在考鄉試時，名列第一，那稱為「解元」（唐伯虎就被稱為「唐解元」），之後你在全國會試中你又名列第一，這是「會元」；好了，到了在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上，你又是第一名，那就是「狀元」了。

解元、會元、狀元連續三個第一，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連中三元」。

為什麼在靖王府裏有這項介紹？原來，在清代有桂林人陳繼昌連中三元也，當時兩廣總督阮元便為陳繼昌建造了一個「三元及第坊」。（陳繼昌後來也是成了著名學者。）

這個重新搭建搬演的「科舉考場」，在趣味中認識歷史，亦不失為一個「景點」好主意。



「文化搭台」

台灣商人投資打造的「世外桃源」景點，還特地邀請台灣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參觀並題字

（許是陶令返人間，為賦桃源做仙鄉。）

此外，還邀請到著名詩人余光中題字（「桃源本來在人間」）。這樣的「文化搭台唱戲」，很有意思，但如果能真正地把這「世外桃源」景點營造出真正的文化來，這配搭才稱得上一個「好」字。



行事處世

一位大老板捐錢某高級學府。該校為答謝他而希望把那演講廳以他的姓名命名。

這位捐款者卻把命名的榮耀轉贈給公司裏一位「老臣子」。

一個人的成功，又豈是偶然？大方地處世行事，便會處處獲得尊敬。

該公司一班同事也很高興，合資邀請著名書法家寫上這幅橫匾。他日橫匾會掛在該演講廳上，這很有意思。

這樁事，無花無假，就因為我是代邀請書法家寫這橫匾的人。

這本就小事一樁，但從一樁小事也正好反映出做人處世的態度，學習佛法不也正是要學習這些嗎？講多無謂，口念心行才實際。

集 · 體 · 回 · 憶

電影院的今與昔

陳青楓

日前在港島乘坐巴士，車行至北角與炮台山之間，前邊有交通紅燈，車停下來。剛好就在前皇都戲院的舊址旁——戲院已停辦十多年了，舊址也作了商場。不過，看着那一壁浮雕，亦不禁泛起一連串的聯想。

這壁浮雕，是早在皇都戲院成立之前已有的，皇都的前身該是表演舞台——好像稱為「璇宮」的。（余生也晚，未能目睹璇宮盛況，不過原址隔鄰有一座「璇宮大廈」。）

皇都戲院結業後，由於牆壁裝置的剝落，這座原屬於璇宮的浮雕便顯露出來。有好些研究者還認為：這浮雕在當年是很前衛的。

皇都戲院的興衰，也見證了香港電影院的變遷滄桑。上世紀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中葉，香港的電影院可謂繁榮昌盛，就以港島銅鑼灣來說，一個小小的地區已經密集地擁有五、六家影院——紐約、京華、豪華、樂聲、翡翠、明珠，還有稍後出現的豪華型碧麗宮。

當年電影院是有固定的統一放映時間，人們也視看電影為日常重要的娛樂之一，當年年輕男女也視之為一舉兩得的「拍拖勝地」——你問問你們的父母，看他們當年在哪裏「醞釀感情」。

一家影院，動不動五、六百個座位，有個別還逾千座位的，分前座、中座、後座以及超等。皇都



戲院則較特別，它的超等是座落後座之後，墊高一點，那就成了「超人一等」了。而坐電梯直上樓上的，則是「特等」，比一般影院的超等稍高，票價介乎後座與超等之間，是因於建築空間而設計的。

一切都成過去了。

今天的電影院細小如「試片間」，被稱為「迷你戲院」。但與過去影院有點不同的，是以戲院群的形式出現，四、五間小影院聚在一起，愛看什麼影片也真是「任君選擇」，放映時間也不再是固定的，可有點像「流水作業」。

隨着電子網絡的日趨流行，看電影也像看書一樣，也成了「半奢侈」，特別是年輕人，他們上

網看電影、看書者多，進影院、進書店的彷彿成了「祇為點綴假日而做的活動」。好些人更說：「我已經有好幾年沒入戲院看電影啦，上網看及電視播的已很多！」彷彿還有一句話在心裏說的，這句心底話便是：「乜你重咁老土㗎！」

是不是「老土」，各取所需，我今天仍然每周最少有一次入戲院看電影；每周也最少入書店獵書一、兩次。真夠「老土」？



行人天橋的「堅離地」

香港的交通網絡，是辦得不錯的，很多市民都稱便。這種道路的基本建造，也同時令我們感受到社會在行進發展，很有一股動力。

我們生活在這空間，在日常生活裏也同樣深切地感受到其不是之處，甚至可以說，那種「不是」，尋且起了「擾民」的不良作用。為人垢病者，恐怕也會包括一些「行人天橋」吧！

「行人天橋」之設，目的是為了什麼？不是很明顯嗎？——目的就是方便行人。可是，你看有不少「行人天橋」卻成了「妨礙行人」，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讓我們看看這條「行人天橋」，它建造得「紮實」，也乾淨「企理」，但有多少行人經此過馬路呢？我可以告訴你，這十多年來，平均一小時也看不到五個人使用這天橋。原因祇有一個——太不方便了，上上落落的，中間還特定為電車站加設一道行人天橋。用心真是「良苦」。電車客不少是年紀大的市民，你讓他們這樣的「拾級而上」？我不明白，設計「行人天橋」者究竟有沒有真切地去體驗生活？這馬路的兩邊距離祇有三、四十呎，電車站與路邊之距更祇有二十呎左右，你可要行人上天橋去？這最少有百多二百呎之距，何況還要上上落落的。

這「行人天橋」迄今有二十多年，它當初使用時，人們已覺得實在「不方便」，於是寧願依然故我地冒險橫過馬路。不久，有關人察覺「好唔對路」，忙在距離兩百呎左右的街口處設交通燈、斑馬線。如此一來，這座「行人天橋」更成了「閒設天橋」。還好，它仍有一個用處，是在橋身上掛橫額以作宣傳之用。

我這樣不厭其煩地講這天橋，目的祇有一個，政府做任何事情最好從實際出發，像這種「堅離地」的不切實際措施，實在不少——包括文化政策。政府的申訴專員部門請「擴大營業」。





「冤」字是經常被運用在生活語言裏，大抵這個世界有太多的冤吧！

「冤」字為什麼是這樣寫？象形象意都有了。一隻兔被一塊布冚住，動彈不得，這不是很冤嗎？

在習慣的手寫裏，「冤」字是將「冫」字上加上一點的，成了「冤」，這是寫錯嗎？也不完全是，寫碑文便多會這樣寫。

這個「冫」，也不僅是部首，它解作覆蓋，後來才「分拆上市」，把這「冫」僅作為部首用，而覆蓋的意思則改寫為「冪」。

以這個「冫」字作為部首的字，很多時都與夜、暗扯上關係的，如「冥」，指陰間；幽遠、深遠，也可稱之為「冥」。（注意：

冤從何來？

「冥」字的下方是「六」字而非「大」字！）

高大的墳墓，曰「冢」（冢與塚同）。古書裏便常見「衣冠冢」三字。不過這「冢」字也可解作高大，譬如山頂。大抵也是從高大的墳墓形狀引開去吧。

「冫」也不完全與黑暗打交道，它也與光明扯上關係，如這個「冠」字，冠軍之冠；祇是想深一層，又與覆蓋不無關係，既稱冠軍，即是阿一，「冫」住下面也！這個「冠」字是古時帽子的稱謂，帽，不是覆蓋在頭上的嗎？——說沒有關係，其實又是大有關係，唔好「冤」佢。



妙法通訊流通處

元朗三聯書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63號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三聯書局
香港灣仔柯布連道1-1A號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22舖